

中江县塔梁子崖墓 M3 部分壁画榜题再释

宋治民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

摘要: 本文对四川中江县塔梁子汉代崖墓 M3 壁画榜题, 结合文献记载、地下出土文字资料再次进行了考释, 认为塔梁子 M3 应为荆氏家族之墓葬, 墓中七幅壁画每一幅可能表现家族一代人的生活。

关键词: 中江县; 崖墓; 壁画; 榜题

中图分类号: K878.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62(2010)02-0068-03

《四川文物》2009年4期刊载赵瑞民先生的《中国塔梁子崖墓壁画榜题补释》一文(以下简称补释)。对塔梁子崖墓壁画榜题作了进一步的考释。塔梁子汉代崖墓壁画和榜题在四川是首次发现, 在整个西南地区也是唯一的一座壁画汉墓^[1], 是一次重要的发现。因而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有学者先后发表文章进行探讨^[2], 提出了很好的见解。由于部分画面脱落, 榜题文字残缺, 不能完全通读, 故在讨论中见仁见智, 见解不同, 这是正常的。

《补释》根据榜题内容认为此墓为文氏家族的墓葬, “文君子宾”为姓文名子宾, 并排列出: “文子宾、文真为父子二代, 文鲁掾及文子如、文荆、文安祖孙三代。”这个解释有一定道理, 但这种写法不符合汉代人后辈记叙先辈时的用语习惯或称体例。查汉代的文献资料和出土文字材料, 汉代人后辈子孙称先辈不用某君再加名讳者。如《史记·太史公自序》先叙述司马氏得姓之由来, 而后提到“在秦者名错”“错孙靳, 事武安君白起”, “靳孙昌, 昌为秦主铁官, 当始皇之时。”“昌生无泽, 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 为五大夫。”“喜生谈, 谈为太史公。”当司马谈临死前,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 自上世常显功名於虞夏, 典天官事。后世中绝, 绝於予乎, 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迁俯首流涕曰: 小子不敏, 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 弗敢阙。”《文选》卷四十一载司马迁报任安书: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释言……”李善注: “太史公迁父谈也, 走犹仆也, 言己为

太史公掌牛马之仆, 自谦之辞也。”同书, 杨惲报孙会宗书曰: “惲材朽行穢, 文质无底, 幸赖先人余业, 得备宿卫……。”同书, 李陵答苏武书曰: “子归受荣, 我留受辱, 命也如何。身出礼仪之邦, 而入无知之俗, 远弃君亲之思, 为蛮夷之域, 伤己。令先君之嗣, 更成戎狄之族, 又自悲矣。”李善注: “先君为其父当户也, 即广之子。”“陵先将军功略盖天地, 义勇冠三军。徒失贵臣之意, 刳身绝域之表。此功臣义士所以负战而长叹者也……。”李善注: “先将军谓李广也……。”这里都称自己的祖先为先人, 先君, 先将军, 或称其生前的官职, 而不称司马君、杨君、李君, 或司马君、杨君某、李君某。

《汉书·叙传》班固叙其先世回: “班氏之先与楚同姓, 令尹子文之后也。”“始皇之末, 班壹避地于楼烦。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壹生孺, 孺为任侠, 州郡歌之。孺生长, 官至上谷守。长生回, 以茂材为上谷令。回生况, 举孝廉为郎, 积功劳为上河农都尉……入为左曹越骑校尉……况生三子伯、旅、穉。”穉乃班固的祖父。“穉少为黄门郎、中常侍, 方直自守。”“穉生彪, 彪字叔皮。”彪班固之父。班彪“年二十, 遭王莽败。世祖即位于冀州。”“彪乃”避寺于河西, 河西大将军窦融嘉其美德, 访问焉, 举茂材为徐令, 以病去官……有子曰固, 弱冠而孤。”在这里班固对其先世也不称班君或班君某。

文献记载如此, 地下出土文字资料也是这样。四川省博物馆收藏有墓门门枋石刻二块, 其右枋文字为: “唯吕世之先, 本丰沛吕□子孙。

吕禄，周吕侯。禄兄征过，徒蜀汶山□□□□□□□□建成侯急征过，徒蜀汶山□□东杜（社）造墓藏丘冢。作冢以劝后生。工匠杨顺，子孙”（下连接左枋，从略）。张勋燎、袁曙光二位先生考证甚详^[3]。认为：“两石文字为连读，以工匠杨顺为界，前后分为两大段落，前一段叙述墓主家世历史，当系葬家所撰。后一段大概由建造墓葬的工人撰文。”进一步指出：“石刻为东汉遣存，系徒蜀吕氏后人营墓所置。”刻辞中不用吕君或吕君某的格式。

山东省嘉祥县武氏墓群石刻中武梁碑，碑文开头为：“□故从事武椽，椽讳梁，字绥宗。”后面书：“孝子仲章、季章、季立，孝孙子侨躬修子道。竭家所有，选择名石，南山之阳，擢取妙好，色无斑黄。前设坛墼，后建祠堂。”^[4]这是儿、孙为武梁立的碑。据该注引赵明诚：《金石录》“武椽”作“武椽”，作武椽为是。

上述文献记载和出土文字材料都明确为子孙后代记述先世的身世历史，在行文中都不称某君或某君某。

在出土的汉代文字材料中，对一些人的身世记述，常见某君讳某或君讳某。这些写法都是他人对所记述的主人公的称呼。如汉太尉刘宽碑，开始云：“公讳宽，字文饶，弘农华阴人也。”后文云：“于是故吏李谦等，有感殷鲁述德之颂，以为洪懿休策，宜著无穷，故杂论攸行，纪其大略，镌石立碑”^[5]。汉曹全碑云：“君讳全字景完，敦煌效穀人也。”据碑文记载，曹全曾任西域戊部司马，酒泉郡福禄长，左冯翊邻阳令。死后，“门下椽王敞、录事椽王毕、主簿王历，户曹椽秦尚、功曹椽王颖等……乃共利石纪功。”曹全碑为其属吏所立^[6]。重庆市云阳县旧县坪出土的汉景云碑云：“汉巴郡胸忍令广汉景云淑子，以永元十五年季夏仲旬己亥卒。君帝高阳之苗裔……”碑为“熹平二年仲春上旬胸忍令梓潼雍君讳涉字伯宁为景君刊斯铭兮。”景云碑为其后任所立^[7]。前述嘉祥武氏墓群中武梁的侄子武班碑云：“建和元年大岁在丁亥，二月辛巳朔，廿三日癸卯，长史同（下缺）敦煌长史武君讳班，字宣张。”后面碑文云：“于是金乡长河间高阳史恢等，追惟昔日同岁郎署……故□石铭碑，以旌明德焉。”^[8]武班碑为以前同署郎，时为金乡长的史恢领衔所立，金乡县属山阳郡。史恢

为河间国高阳县人。又武斑之弟荣碑的碑额文为：“汉故执金吾丞之碑。”碑文开始云：“君讳荣，字舍和。”曾为州书佐、郡吏，举孝廉，任郎中，“迁执金吾丞。遭孝桓大忧，屯守玄武。”后文曰“盖观德于始，述行于终。于是刊石勒铭，垂于无穷。”^[9]虽未说明立碑之人，从碑文行文的体例，可能为门生故吏所立。执金吾为掌京师卫戍的高官，秩中二千石，位列九卿，丞一人秩比千石，洛阳宫门每门司马人一，比千石，玄武司马主玄武门，属卫尉。根据武荣碑额，武荣的最后官职应是执金吾丞，碑文中所说“遭孝桓大忧，屯守玄武。”或许是因重大变故临时屯守玄武门。

这些墓碑都不是墓主人的后世子孙所立，而是同僚、门生、故吏或后任所立。和前述后世子孙对祖先身世的叙述及为祖先碑石刻文的行文体例不同。武氏墓群中武梁和其侄子武斑、武荣碑文体例的不同，很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

另外嘉祥武氏墓群中石阙的西阙第五格铭文：“建和元年，大岁在丁亥，三月庚戌朔，四日癸丑，孝子武始公、弟绥宗、景兴、开明，使石工造此阙，直钱十五万；孙宗作师子，直四万。开明子宣张仕济阴，年廿五，曹府君察举孝廉，除敦煌长史，被病夭歿，苗秀不遂。呜呼哀哉，士女痛伤。”^[10]在武开明碑中提到“汉安二年，迁大长秋丞，长乐太仆丞。永嘉元年丧母去官。”^[11]石阙建造于建和三年四月，按永嘉为冲帝年号仅1年，之后为本初，本初为质帝年号亦仅1年，再后即桓帝建和元年。也就是说在武开明之母死后2年石阙建成，按照汉代的风俗习惯，其母死后必与其父后葬，应是在合葬后就开始建造石阙。为武始公领衔，弟兄4人署名。这和常见的某君阙、某公阙、某君神道的题刻不同，大约刻某君阙、某公阙者是他人所题。

再回来看中江塔梁子崖墓 M3 壁画榜题，一开始即书：“先祖南阳尉□□土乡长里。”这种叙述的体例和后世子孙述说祖先身世的行文体例一样。紧接着为：“汉大鸿胪（胪）文君子宾，子宾子中黄门侍郎文君真。”若按《补释》的解读，文为姓，君为尊称，子宾和真为名，即文子宾和文真父子二人。这种解读不但和开头“先祖南阳尉”的记述体例不协调，也不符合一些文献和地下出土文字，这种名与字连写的体例，除我

在前一篇小文中所举的文献记载的材料外,也见于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如上文提到的云阳旧县坪出土的景云碑,“汉巴郡胸忍令景云淑于。”又如芦山县王晕墓石棺前端铭文:“故上计史王晕伯昭,以建安拾六岁在辛卯九月下旬卒。其拾七年六月甲戌蔡,呜呼哀哉”^[12]。这些都是名、字连写的例证。

关于“子宾子中黄门侍郎”《补释》解读为子宾之子为中黄门侍郎,中黄门侍郎为官名,接下句他姓文名真。中字和黄门侍郎连读作为官名,或是中字作为子宾的儿子的人名,是值得讨论的。《续汉书·百官志》无中黄门侍郎的官名,《后汉书》的一些列传中,也不见中黄门侍郎而只有黄门侍郎,如《后汉书》的《来歙传》、《邓禹传》、《朱暉传孙穆》以及《后纪》附皇女等。在汉代以中字为官名者,在西汉前期杂用士人和官者,如《汉书·高帝纪》:“八年春,封中谒者张释卿为列侯。”注“孟廉曰官官也,如淳曰百官表谒者掌宾赞受事,灌婴为中谒者后常以阉人为之。诸官加中者皆阉人也。”曹参、灌婴这些功臣最初都曾为中涓。《汉书·司马迁传》:“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同书《萧望之传》:“初宣帝不甚从儒术,任用法律。而中书官官用事,而中书令弘恭、石显,以典枢机……望之以为中书政本,宜以贤明之选。自武帝游后庭,故用官者,非国旧制,又远古不近刑人之义。”到了东汉时期,以中为官名的都为宦者,是不好随意在官名前加中字的。《续汉书·百官志》:“尚书令一人,千石。承秦所置,武帝用官者更为中书谒者令,成帝用士人,复故。”至于中藏府令一职是“掌中幣帛银诸货物”的官员,这里的中是指宫中,是指掌管中财富的机构所以称为“中藏府”,以区别于大司农所掌属于朝庭的“诸钱谷金帛诸货币。”故“子宾子中”的中字,作为人名似应妥当一些。

第五幅壁画左边榜题“蜀太守文鲁椽……。”《补释》解读文鲁椽为人名,姓文名鲁椽,官为蜀郡太守。按汉代太守之属吏有椽,可称某太守某某椽,如陕西绥德发现的汉画像石墓,在中柱上的铭文为:“西河太守都集椽,圜阳富里公乘田魴万岁神室”^[13]。其书写格式相同,证明文鲁椽不是人名,有学者认为文鲁椽为文学椽之误^[14],可备一说。

从以上分析来看,说塔梁子崖墓 M3 为文氏家庭墓葬似乎证据不足。第七幅壁画榜题“荆子安字圣应主”字迹清楚,塔梁子 M3 应为荆氏家庭之墓葬。

壁画均为二人对坐的形式。《补释》说第一幅为两代人,第五幅亦为两代人。据壁画内容第一幅为二人对坐,均男性。二人面前各摆杯盘之类的器物,说明二人是“分庭抗礼”的。第五幅二人对座,皆男性。两人中间摆杯盘豆类器物,榜题是分开的,右者为广汉守丞,左者为蜀太守文鲁(学)椽,二人也是“分庭抗礼”的。第一幅、第五幅应为两代人,每幅画面中对座者应为同辈人。第三幅为二男性对坐,二人面前所摆似为几上置杯,另各人面前各置一豆状器物。第四幅二人对坐,似为一男一女,左面一人从着冠看应为男性,右面一人面目清秀,从头饰看为女性,应系夫妇二人。第七幅为荆子安夫妇。第六幅、第八幅画面脱落,模糊不清,但可以看出为二人对座,第一幅画面脱落严重,可以看出为四人。可能每幅画面为一代人。

注释: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中江塔梁子崖墓》文物出版社 2008 年。

[2] a.王子今、高大伦:《中江塔梁子崖墓壁画榜题论》,《文物》2004 年第 9 期;b.宋治民:《四川中江县塔梁子 M3 部分壁画考释》,《考古与文物》2005 年第 5 期;c.乐乐贤:《中江塔梁子崖墓榜题补释》,《四川文物》2008 年第 6 期。

[3] 张勋燎、袁曙光:《四川省博物馆藏汉代吕后族人墓葬石刻文字及其相关问题》,《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4][8][9][10][11] 蒋英矩、吴文祺:《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17 页、19 页、20-21 页、11 页、18 页,山东美术出版社 1995 年。

[5] 何如月:《汉太尉刘宽碑作者考述》,《考古与文物》2008 年第 2 期。

[6] 曹全碑立于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笔者 1978 年 6 月 3 日参观碑林博物馆时,亲笔录其碑文。

[7] 吉林省考古研究所等:《重庆云阳县旧县坪台基建筑发掘简报》,《文物》2008 年第 1 期。

[12] 任乃强:《芦山新出汉石图考》,《康导月刊》1943 年 5 卷 1 期,收入《川大史学·任乃强卷》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13] a.榆林地区文管会等:《陕西绥德县四十里铺画像石墓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 年 3 期;b.吴镇烽:《秦晋两省东汉画像石题记集释——兼论汉代圜阳、平周等县的地理位置》,《考古与文物》2006 年第 1 期。

[14] 同[1]之 c。